

死前之吻

A Kiss Before Dying

(美) 艾拉·利文 著
郇敏 译



死前之吻

A Kiss Before Dying

(美) 艾拉·利文 著

邵敏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前之吻 / (美) 利文著; 郅敏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80225 - 837 - 2

I. ①死… II. ①利… ②郅…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9831 号

《A KISS BEFORE DYING》

by IRA LEVIN

Copyright © 1953 RENEWED 1981 BY IRA LEV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 - 2008 - 6712



死前之吻

(美) 艾拉·利文 著; 郅敏 译

责任编辑: 褚 盟

统筹编辑: 褚 盟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谜·视觉 张鹏志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 顾 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30 1/32

印 张: 9

字 数: 21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一版 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25 - 837 - 2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1	桃乐茜
81	埃 伦
177	玛丽恩

桃乐茜

一

他的计划一直进行得非常完美，简直完美极了，现在，她却即将打碎所有的一切。憎恨爆发并如血液般流遍他的全身，交叉而来的痛让他绷紧了脸。不过没关系，因为，所有的灯都已经关上了。

她呢，她则一直持续在黑暗中软弱地哭泣。她的脸颊紧紧地贴在他赤裸的胸脯上，眼泪和呼吸则越来越烫。他真的好想把她推开。

他的脸终于放松下来。他用手臂抱着她，并且抚摸她的背。她的背是暖的，或者说他的手太凉了。他发现他身体的全部都是发冷的。他的腋下正在出汗，双腿正在发抖——像每次它们遇到同样情况会做的一样——每次事情突然意外变化让他毫无准备并且毫无希望的时候。他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等待着这颤抖平息。然后他用另外一只空出来的手把毯子拉上来盖住她的胳膊。“哭不会让任何

事情好起来。”他温柔地对她说。

她顺从地努力去停下来，屏住呼吸变为长喘气。她用破旧的毯子边擦擦眼睛：“只是……我藏着没有说太久了。我已经知道了有好多天，好多个礼拜。我一直没有说任何事情，直到我确定了……”

那只在她背上的手已经变暖，“没有出错的可能吗？”他小声地说，尽管房间没有什么人。

“没有出错。”

“多久了？”

“几乎两个月。”她的脸离开他的胸膛。但即使在黑暗之中，他也能感觉到她在看着他。“我们应该怎么办？”她问。

“你没有告诉医生你正确的名字，是吗？”

“没有，他知道我在撒谎，一切好糟糕……”

“如果你父亲发现……”

她再次低下头并且重复这个问题，对着他的胸脯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她在等待他的答案。

他挪动了一下身子，一方面是要强调他即将说的话，一方面是希望她移动一下，她的重量压在他的胸口上，他不舒服极了。

“听着，桃乐茜，”他说，“我知道你想要我说我们马上就结婚——明天。我确实想娶你，胜过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我对上帝发誓，我会娶你的。”他停下来，仔细斟酌着自己的用词。她的身体蜷作一团，动也不动地听着。“但是如果我们就这样结婚，之前甚至都没有告诉你的父亲，然后七个月之后生下小孩——你知道他会怎样的！”

“他什么也做不了，”她反驳说，“我已经过了十八岁。在这里

十八岁就能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了。他有什么办法？”

“我并不是说我们结婚有效没有效这种事。”

“那又是什么呢？你指的是什么？”她急切地追问。

“钱，”他说，“桃乐茜，他是什么样的男人？你曾经跟我讲过关于他的事情——他以及他圣洁的道德准则。你的母亲只是偶尔犯错，八年后他知道了，还和她离了婚。他一定要和她离婚，不管你们姐妹，也不管你母亲的身体不好。你想想他会怎样对你？他甚至会忘记你的存在。你一分钱都得不到。”

“我不在乎。”她认真地说，“你以为我在乎吗？”

“可是我在乎，桃乐茜，”他的手又开始温存地抚摸着她的背，“不是为我，我向上帝发誓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了你。我们接下来会怎样？我们俩都会退学，你照顾孩子，我去做工。我能做什么呢？——又多了一个只念了两年大学没有学位的人。我做什么呢？当职员？或者在哪个纺织厂弄个加油工之类的事？”

“那没关系……”

“有关系！你不明白有多么重要。你只有十九岁，一直都有钱。你不懂没有钱是什么滋味。我懂。一年之后我们就会吵得你死我活。”

“不……不……我们不会的！”

“是的，我们都很爱对方，从来没吵过架。那么我们住在哪儿？住一间纸窗帘的房子？每周七天天晚上都吃意大利面？要是我看你这样活着，要是我知道这是我的过错——”他停下来一瞬间，然后非常温柔地结束剩下的，“……我就带着保险单，一头撞到一辆汽车前。”

她又低声哭了起来。

他闭着眼睛仿佛说梦话一样，嘴里的每个词都像是在唱安静美好的圣歌，“我本来计划得那么美妙。今年夏天我可以去纽约，你可以把我介绍给他。我会让他喜欢我的。你会告诉我他对什么感兴趣，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短暂停顿，然后继续，“毕业以后，我们就结婚，或者甚至就在今年夏天。我们还可以九月份再回来读完最后两年大学。我们会有一个小房子，就在学校附近——”

她从他胸口上抬起头来，“你打算怎么办？”她乞求他，“你为什么说这些事呢？”

“我要你明白这一切本来会是多美好，多美妙，这本来是可以发生的！”

“我明白。你以为我不明白吗？”她已泣不成声了，“可是我怀孕了，怀孕两个月了。”一阵沉默，仿佛看不见的马达突然停了下来，“你……你打算不管我啦？你想跑啦？这就是你想做的吗？”

“不！绝不是，桃乐茜！”他抓住她的双肩，轻轻地往上提，直到她的脸挨着他的脸。“不！”

“那么，你要对我做什么？我们必须现在就结婚！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有一个办法，桃乐茜。”他说。

他感觉到她的身体变得僵硬。

她回应一个轻微的惊呼——“不！”——同时开始慌张地重重地摇头。

“听我说，桃乐茜！”他恳求她，用手捏住她的双肩，“没有手术。不会有任何像那样的事情发生。”他用一只手抓住她的下颌，手指紧紧按住她的双颊，极力想把她的头往上托。“听我说！”他一

直等她那种急促的呼吸平息下去，然后说，“学校里有个男生，赫米·格德森。他叔叔在大学街和第三十四街口有一家药店。赫米也卖这些东西，他能弄到药。”

他松开了她的下巴。她以沉默回应。

“你明白吗，宝贝？我们一定要试一试！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很多！”

“药——”她捉摸不定地说，仿佛这是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词。

“我们得试试。也许一切都会好。”

她带着一种绝望的混乱摇了摇头：“啊，天哪，我不知道……”

他用手臂抱住她：“宝贝，我爱你。我不会让你做任何可能会伤到你的事情。”

她倒在他的身上，一边脸靠在他的肩膀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一切都会很好的……”他的手抚摸着她，“一间我们自己的房间……不用再等该死的房东太太去看电影……”

终于，她说：“你怎么，你怎么知道药有效呢？如果不行又怎么办？”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如果不行，”他吻了吻她的前额，她的脸颊，她的嘴角，“如果药无效，我们就马上结婚，让你父亲及皇船铜业集团见鬼去吧。我发誓我们会，宝贝。”

他发现她喜欢被叫做“宝贝”。当他叫她“宝贝”并且搂她在怀里的时候，他好像可以让她去做任何事情。他曾想过这件事，并认为这和她父亲对她的冷淡有关。

他继续温柔地吻她，并且说一些温和甜蜜的话，过了一会儿，她终于平静下来。

他们俩抽一支香烟。桃乐茜首先把烟送到他的嘴里，然后才是她自己。每抽一口，香烟头闪烁出的淡红色火光，就会映照出她轻柔的金色细发和睁得大大的褐色眼睛。

她把香烟点燃的一头对着他们，绕来绕去，前前后后，在黑暗中画出一道道枯黄色的圆圆的线条。“我打赌你可以这样催眠别人的。”她说。接着，她将香烟在他的眼前慢慢地晃来晃去，在香烟的微弱火光中，她纤细的手灵活地运动着。“你是我的奴隶，”她轻声说，嘴唇贴近他的耳朵，“你是我的奴隶，而且百分之百在我控制之下，你必须听从我的一切命令！”

她是那样的可爱，他忍不住微笑了。

当他们抽完了烟，他看了看自己手表上的夜光显字，把手在她面前一晃，说：“你得穿衣服了，必须快点收拾，现在已经十点二十。你必须在十一点前回到宿舍。”

二

他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福尔里弗市远郊的梅纳塞特。父亲是福尔里弗市一家纺织厂的加油工。母亲在家庭收入紧张时，便接点缝纫活儿来干。他是独生子。他父母都是英国人后裔，也带点法国人血统。他们住在一个大部分居民都是葡萄牙人的区域。他的父亲觉得这没什么要紧，但他的母亲却为此而不快乐。她是个早早结婚，总是期待自己的丈夫成为一个比加油工更有出息的人的苦命而不快乐的女人。

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觉察到自己的好长相。周日的客人都会走过来夸奖他——他金色的头发，清彻透亮的蓝眼睛——但他的父亲总是在旁边，对着客人担心地摇头。他父母吵架吵了很多次，都是为他母亲在他的服饰上所花去的时间和金钱。

因为他母亲根本就不鼓励他和这个区域的孩子们一起玩，他最初在学校的日子，充满着不安全的痛苦。他显然成了这群男孩组织里面的一个异物。一些人笑他一丝不苟的衣着，和他小心地避开操场上的那些水坑。终于有一天，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他走到这些闹事者的头头面前，在他的鞋子上吐了一口痰。这场架打得短暂而凶狠。最后，他把那个头头的背贴在地上，跪在他胸前，把他的头在地上撞个不停。一位老师跑过来，阻止了这场恶斗。从此以后，一切都好了。后来，这个头头还成了他的好朋友。

他在学校里成绩很好，这使他母亲觉得很光彩，甚至还赢得了他父亲勉强的赞扬。他的成绩甚至更好了，当他开始和一个不迷人，但却很聪明的女孩同桌时。因为他在衣帽间里的几个笨拙的吻，考试时她就故意忘记把她的考卷蒙上了。

他的学校生活是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女孩子们喜欢他的外表和他迷人的气质。老师喜欢他，因为他有礼貌，上课又专心听讲，点头——当他们讲到重要章节，微笑——当他们尝试诙谐的笑话。在男学生面前，他显得自己不喜欢女孩子和老师，这就足够让男孩子们也喜欢他了。在家里他就是一切，最后他父亲也让步了，加入他母亲，讲一些不同的表扬的话。

当他开始约会，就是和镇上那些家境好的姑娘来往。他父母再

次争吵，为他的零花钱和花在他的衣着上的钱。当然这些争吵都很短暂，他的父亲只是没有兴趣吵架。他的母亲开始谈他将会娶一个有钱人的女儿。当然这只是当玩笑说的，只是她说了一次又一次。

高中时候他是班上的班长，毕业时他平均分数是第三名，数学和物理成绩优秀。在学刊上，他被誉为最佳舞者，人缘最好的人，最有可能成功的人。父母为他举行了一次派对，邀请了镇上许多家境好的年轻人。

两周后，他应征入伍。

在最初那些基本军事技能训练的日子里，他仍然徘徊在他之前所获得的荣誉之中。但接下来，现实打破了一切。他发现军队中没有个人风格的集权制比他早年的学校生活还要体面一千倍。在这里，如果他走到一个中士面前，吐口痰到他鞋子上的话，他的余生都可能得在牢房里度过了。他诅咒那把他分配到陆军里的瞎了眼的系统。

他被一些粗俗的只看连环画的白痴围绕着。过了一阵子，他自己也看起连环画来了，因为他集中思想去读自己带来的《安娜·卡列尼娜》，在这里是不可能的。他和其中的一些人交了朋友，从陆军消费社买给他们啤酒，并给所有的军官编造出淫秽荒谬、离奇可笑的经历。他蔑视他必须要学的每一样东西，要做的每一件事。

当他乘船离开旧金山，轮船穿过太平洋时他一直在吐。他明白船的上升起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他确定他很快就会死掉。

在一个被日本人占领了一部分的岛上，他和其他的伙伴失散

了，只身孤影地站在寂静丛林的中间，绝望地从这条路转到那条路，不知哪里才是安全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他耳边擦过。受惊鸟儿的惊叫声撕破了林中的寂静。他倒伏到地上，一骨碌滚到灌木丛中，想吐并确信自己的死期已到。

鸟儿的惊叫声平静下来，四周重归寂静。他看到了前方树上的一道闪光，知道狙击手就在那里等着。他一寸一寸地靠着丛林往前挪，一只手拖着他的枪。他的四肢冰凉，一直出汗，腿抖得这样厉害，连他自己都确定那个日本兵可以听到他腿下树叶颤动的沙沙声，手中的枪仿佛有一吨那么重。

终于他离那树只有二十英尺了，往上看去，可以看得见一个人影在树上。他抬起枪，瞄了瞄，然后开火。鸟儿齐声尖叫，树却一动不动。然后一支枪突然从树上掉了下来，他看见那个狙击手笨拙地沿着一根藤条滑下来，一落地就高举双手在空中，这是一个小小的黄种人，全身包满树枝树叶，口里惊慌地叫着什么。

他用枪对准那个日本兵，站了起来。那个日本兵和他一样怕，黄脸抽搐，膝盖打颤。事实上，日本兵比他更害怕，因为他裤腿上有块黑黑的地方，正在越浸越大。

他轻蔑地望着这个可怜的家伙。他的腿很稳汗也不冒了。手中的枪没有了重量，仿佛是从他胳膊上长出来似的，一动不动地瞄准了面前那个浑身颤抖，显得滑稽可笑的人。那日本兵口中听不明白的话语渐渐变成了一种惶恐的哀求，棕黄色的手指在空中做着乞求的手势。

非常缓慢地，他扣动了扳机。枪的后坐力都不能让他动一下。他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子弹在那个日本兵胸口打出一个深红色的窟窿，连枪托对他肩膀的撞击都没有意识到。小个子日本兵倒下去时手在

地上乱抓着，鸟儿的惊叫声就像一手扑克牌被扔向了天空。

在看了那个死了的敌人有一分钟之后，他转身走开了。他的脚步既轻又稳，就像他刚领了毕业证书拐过礼堂的讲台一样。

一九四七年一月他光荣退役。在部队，他荣获了一枚铜星勋章和一枚紫心勋章，并在右胸肋骨处留下了一块被弹片穿过静脉的伤疤。回到家后，他发现父亲在他还在国外时已在一次交通意外中丧生。

在梅纳塞特，有几处地方要他去工作，而他却认为那些工作没有什么未来，都拒绝了。他父亲的保险金可以维持他母亲的生活，况且她还在家做点零星的缝纫活。在家里他过了两个月受镇上人称赞与敬慕的生活，以及每周从联邦政府领取二十美元的津贴。后来，他决定去纽约。母亲并不同意，但他已经二十一岁了，尽管只是刚刚过了二十一岁，但他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了。一些邻居对他不想上大学，特别是政府将给他提供费用而不去上大学感到惊奇。然而他觉得，大学在通向他自己确信能够成功的道路上是不必要的一站。

他在纽约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一家出版社做事。那里的人事经理向他保证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但是，他对发货仓所能忍受的极限只有两个星期。

他的下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百货公司，在男式服装柜做销售。唯一一个能让他在哪里工作整个月的原因就是，他买衣服可以打八折。

到了八月底，他到纽约已经五个月，换了六个工作，但仍像许

多人一样为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而感到惶惑不安。无人羡慕，也没有任何成功的迹象。他坐在自己那间家具简陋的房子里，用一些时间来进行严肃的自我总结。如果他在过去的六个工作中没有找到他所想要的东西，他认为，那么要想在接下来的六个工作中找到也是不大可能的。他拿出钢笔，将自己的性格、能力和才干列了一张他自认为是非常客观的单子。

九月，他靠政府给兵士上学的资助，考进了一所戏剧学校。最初，教授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虽然他需要改掉他一点口音，但他英俊，聪明，音色优美。起初，他自己觉得很有希望。接下来他就发现当一名演员得要付出多少努力和学习。教授给你的作业常常是——“看这张照片，并把照片在你内心产生的情感表现出来”——尽管其他的学生似乎都认真对待这种训练，但他却认为这有点可笑。他唯一愿意学习的是发音训练，他过去总是不高兴听到任何和他相关的“口音”问题，也总觉得这是别人的什么事情。

十二月，就在他二十二岁生日的那天，他遇上了一位相当有吸引力的寡妇。她大概四十岁，很有钱。他们相遇在第五大街和第五十五街拐角处——他们之后都一致同意这相遇相当浪漫。她正要走到路边避开一辆公共汽车时绊了一下，跌入他的怀中。他觉得很尴尬，浑身发抖。他对于第五大道上司机的水平和细心做了几句幽默的点评。然后他们一起上一家高雅的酒吧，每人喝了两杯马丁尼，他付账。接下来的几周，他们一起去上东区专放艺术片的电影院看电影，上那些吃顿饭得给三四个人付小费的餐馆就餐。他还是付钱，但是，他已不再花自己的钱了。

他们的关系持续了几个月。在这段时间内，他逐渐脱离了戏剧学校——并不难过——他常常在午后陪她去逛商店买东西，有几

次是买给他自己。起初，他还有点尴尬，怕别人看到他和她在一起——他们有显然的年龄差距——但不久也就觉得无所谓了。然而有两点让他对这段关系感到不满。其一是虽然她的脸看起来还是很有吸引力，但很不幸的是，她的身体并不能吸引人。其二，这点更为重要，他从她公寓大楼的一个电车司机那儿听到，他不过是她认识的不少年轻人中的一个，而且每隔六个月，就会有另一个男人准时来替代前一个男人。他严肃认真地考虑了一下，这似乎又是一桩没有什么未来的事情。第五个月末，当她不再对他如何度过那些没有她的夜晚那么感兴趣时，他感觉到了她的变化，便告诉她，因为母亲病危，他不得不回家。

他确实回家去了，在不太情愿地撕掉了自己西装上那些定制裁缝的标签，当掉了自己的派克菲利手表之后。六月的多数时间他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沉默地遗憾那个寡妇为什么不更年轻一些，更漂亮一些，为什么关系不可以持久呢。

就在那时他开始制订自己的计划。他决定无论如何要去上大学。他在当地的一家干货店找到一个夏季的临时工。因为虽然部队提供的钱可以支付他的学费，但他的生活费用也是相当高的，他打算去上一所好学校。

他最后选中了依阿华州蓝河市的斯托达德大学。这所大学被认为是西部富家子女的某种乡村俱乐部。他获得入学通知并不困难，因为他高中的成绩确实非常优异。

他在一年级时结识了一个可爱的姑娘。她是高年级学生，一家跨国农业机械公司副董事长的女儿。他们一起散步，逃课，睡觉。五月，她告诉他，她已经和家乡的一个年轻人订婚，并且希望他不

要把这件事看得太认真。

二年级时，他遇上了桃乐茜·金希普。

三

他从赫米·格德森那儿弄来了两颗灰白色的胶囊药丸，这花去了他五美元。

晚上八点，他约桃乐茜在他们的老地方见面。那位于文学楼和药物大楼之间，草坪中央的那条四面被树木遮蔽的长凳上。当他离开那白色的水泥人行道，穿过黑暗的草地时，他看见桃乐茜已经在那儿了。她僵硬地坐在那儿，手放在大腿上，一个黑色的外套包着她的肩，抵御着四月的寒气，路灯透过树上的枝叶照在她的脸上。

他坐到她的身旁，吻她的脸蛋。她温柔地和他问好。从文学院大楼灯光明亮的长方形窗口里，飘来十几台钢琴演奏的不同琴声。他等了一会儿，说：“我拿到了。”

一对情侣穿过草坪向他们走来。看到凳子都被别人占了，便走回去白色的人行道。空中传来那个女孩的声音：“天哪，所有凳子都被别人占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那个装着药的信封，放进桃乐茜的手里。隔着信封，她用手指可以触摸到胶囊。“你要一次就把两粒都吃了。”他说，“你可能会发烧，而且还可能会觉得恶心。”

她把信封放进大衣口袋。“里面是什么？”她问。

“奎宁，和其他什么东西，我也不确定。”他停顿了一下，“不会对你有害的。”

他看着她的脸，发现她正凝视着文学院大楼远方的什么东西。